

男儿泪,女儿情

常庚西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男儿泪，女儿情

常庚西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全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875印张 175,000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 7-206-01178-0

G·216 定 价：3.60元

内 容 介 绍

燕山挂云岭下，善良忠厚的小伙子胡久娃，收留了巴蜀逃难流落荒野的贫家女竹姐，把个本来就不平静的小山窝，搅得风波骤起：当权派速于竹姐的姿色，逼奸不成，把她打成现行反革命；久娃的女友不明真象，起了妒意；久娃的男朋友们，见义勇为，又被讹为流氓集团；最后，竹姐为了搭救恩人的性命，惨死在幽幽山洞。面对烈女的真情，男儿们流下的哀挽痛惜的热泪。四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成熟了，对世事的洞察力也升华了。

小说以流畅的笔触，记下了那个特定时代的风云，既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又有爱情、友情的纠葛，故事感人，充满人情味儿。

1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不到伤心处。”

在人生崎岖山道上跋涉惯了的孤儿胡久娃，长到二十出头，好象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伤心，所以，谁也没有见他弹过眼泪。

实际上，他的“伤心处”是很多的。

1951年秋天，娘刚刚生下他，就得了产后风。因白草坪地处交通闭塞的深山区，本村连个医生都没有。爹一个心气扑在三年前刚刚分到的那五亩坡地上，一天到晚忙得两头不见亮儿，眼瞅着娘抽得嘴唇儿咬出血印来，才慌忙请来个巫婆，胡乱扭唱了一会，娘活活抽死了。

久娃闭着眼睛哭嚎了3天3夜，邻家壁舍的婶子大娘无不陪他落泪。当然，那是饿的。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还不懂得什么叫伤心，即使流了眼泪，还算不得什么“男儿泪”。

他那扛过15年长工的爹，白天含着眼泪抱上他去吃“百家奶”；晚上，又把他当成懂事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坐守

孤灯，倾诉衷肠：“儿啊儿，咱家大前年才分了5亩坡地，3间砖房，咱们的日子刚刚有了盼头，你娘的脸上刚有了笑模样，你一出事就把你娘给‘尅’死了。你是讨债的冤家，还是要命的对头……”爹痛不欲生，诉一阵，哭一阵，愁得疯疯颠颠，“儿啊儿，你别啼哭了，爹就是沿街讨要，也要把你养大成人，好叫你娘在九泉之下闭上眼睛……”久娃依旧该哭的哭，该嚎的嚎，毫不动情。

真的，从此以后，单单苦了爹，既当爹，又当娘，屎一把，尿一把，一天天苦熬。

1958年，久娃7岁时，爹怀着对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把久娃交给瘸胳膊的光棍大伯，积极投入了云岭水库的建设。爹凭着他那用不完的气力和诚实的劳动，很快获得了“小车大王”的称号。广播喇叭经常表扬他，他的事迹和他的名字，一天到晚在山谷上空回响。他想，广播喇叭里的声音，他的哥哥和他的儿子一准都能听到，他们一定也在替他高兴。每想到这些，他就更加奋发苦干，决心要把哥哥和儿子那一份也干出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一次排除“哑炮”中，爹不幸丧生。

群山肃立，乌云奔腾，整个工地沉浸在一派悲痛之中。“小车大王”倒下了，他留给大家的，是无限的思念和深沉的悲痛。县上的领导一齐赶到工地，和全体民工一起，为爹开了追悼会，追认爹为光荣的革命烈士。久娃自然归唯一的亲人——瘸胳膊的光棍大伯扶养，大队定期给他们补贴。

那一次，久娃当然就是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乡亲们少不得又陪他掉了不少眼泪。然而，久娃毕竟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仍就算不得“男儿泪”。

光棍大伯名叫胡天昌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大枪班的队员。1944年秋天，配合县大队攻打平山县城时，被日本鬼子的歪把子机枪把胳膊肘打碎，经四分区医院治疗后，落了个瘸胳膊，再也伸不直了。

大伯背着铺盖卷回村时，在半路途中的山坡上，碰着一个熟人，问他：“回来了？”

“伤好了，还不回来等啥！住医院你当好受？憋闷死人了。”说着，把左肩上的铺盖卷换到右肩，用瘸胳膊从口袋里摸索着掏烟袋。那人一看，吃惊地说：“怎么？你落下残疾了？”

“这算啥。比起那些在我身边牺牲的同志，我这还算便宜哩。”

“那么，你领了几千？”

“什么几千？”大伯被问愣了。

“别装算了。我问你领了几千斤小米的残废金？”

瘸胳膊两眼眯缝起来，耷拉着脸瞟了对方一眼，说：“俺不知道啥叫残废金。胳膊伸不直，往后不能再上前线打鬼子了，还有脸向政府要小米，俺还算咱根据地的人不？”说完，斜他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

原来，他碰上的这个人是村东头的范夫亭，是白草坪有名的能人儿。他瞅着瘸胳膊远去的背影，暗自骂了一句：“死鸡巴皮！”紧接着，灵机一动，斜刺着冲下山坡，乐颠颠地朝村里奔。

三天以后，范夫亭带着他那刚刚十二岁的儿子范吉奎，牵着毛驴，找到县政府民政科，从怀里摸出一封信递上去，说：“我是白草坪的民政委员，是来替俺村残废军人胡天昌领残废金的。”

县民政科的同志把信撂在一边，看他一眼，说：“你既是民政委员，怎么连抗日政府的优抚政策都不懂。残废金只发给正规部队的残废军人，不脱产的民兵原则上由村里照顾。胡天昌同志如果生活上确实有困难，你这个民政委员就应当主动协同村里设法解决。”

范夫亭暗自吃惊，心不由得怦怦乱跳，唉，不懂政策，当下就闹了个下不了台，怎么收场？紧接着，又在心里骂癩胳膊：“怪不得你小子‘没脸要’，你是要不出来。”

民政科的同志见他半天不说话，语气又缓和下来：“同志，你是不是想把包袱推给政府？这可不应该啊。”

这一来，却给了范夫亭下台阶的机会。他急忙抬起头，满脸堆笑地说：“是是是，你批评得再正确不过了。不瞒同志你说，我是有点本位主义，小集团主义，小圈子主义……”

“别给自己扣帽子了，认识了就好。”

“说得对，胡天昌同志的困难本当由我设法解决。可你知道，咱们白草坪前年遭到严重雹灾，去年又遇到旱灾，粮食是有点那个，我是想请抗日政府照顾一部分……”范夫亭脑子转得快，暗想，既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捞摸一点是一点，剜到篮里就是菜。

民政科的同志看他态度诚恳，一本正经，便说：“既是这样，你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

范夫亭见民政科的同志朝里院走去，他也假装找厕所解手，急忙跑到当街，向儿子说：“吉奎，快拉上毛驴到村东口等我，事快说成啦。”

回到民政科工夫不大，那个同志回来了，递给他三百斤粮票，说：“考虑到你们深山村的实际困难，补助胡天昌同

志三百斤小米，你们要帮助细水长流，度过关键的1944年。”

范夫亭乐得心花怒放，接过粮票，语无伦次地说：“是是是，节衣缩食，耕三余一，一切为了抗战……这回，政府就不用了。”奔出村去，领上儿子直奔石桥镇，当下就换了三百斤黄亮亮的小米。在山沟里磨磨蹭蹭，天黑下来才进村。在那紧张的战争环境里，没有人再记起这件事，提起这件事。三百斤小米自然叫范家父子独吞了。

自从胞弟把久娃这棵苗苗留给胡天昌，他感到生活变得充实起来。他把久娃当成心头肉，把思念弟弟和弟媳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久娃身上。久娃成了他的精神支柱，给他带来了安慰、希望、欢乐和生活的信心。他常想，小久娃是他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最后一股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断了胡家的香烟。再说，弟弟是自己的亲骨肉，既然把孩子托付给他，他要是不能把孩子抚养成人，给他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弟弟和弟媳在九泉之下也不会闭上眼睛，他们在眼睁睁瞅着他哩。在他看来，久娃接二连三失去生身父母，是命苦。他所需要的是温暖、爱抚、体贴、顺从。他决心用久娃所应当得到的父亲和母亲的双重的慈爱来抚养久娃。于是，他拚命劳作，不但千方百计地让久娃吃好、穿好、还送他上学。小学、完小，到1965年，他居然考上了社办农中。别提癩胳膊多么高兴了，胡家居然能出息这样一个人，这是他们几代人所不曾想到的。

使这个山里人格外欣慰的是，久娃生性聪慧，灵敏过人，各门功课，一学就会。回到家里，很少见他温习，每次考试，却总是名列前茅。而且，即使没学过的东西，他也能无师自通，一摸就会。更难得的是，久娃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不

但山里人赖以生存的如开山凿石，编筐织篓，一看就会，小小年纪，学啥象啥。久娃还特别喜爱文娱，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这在文化生活格外贫乏的深山野岭来说，是极其令人注目和钦羡的。在这里的人们还不知道收音机为何物的时候，他就让大伯给他买了个矿石收音机，每到晚上，他把耳机子一套，一听就是半宿。有时，听得入了迷，他还情不自禁地随着哼唱起来。每到这时，大伯不但从不嫌烦，反而格外高兴，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侄子最开心的时候。

久娃憨厚、随和、腼腆、善良，年纪相仿的伙伴们都很喜欢他，一到晚上，来找他玩的人就门庭若市，络绎不绝。一见这个场面，大伯那满脸的皱纹都要笑出花来，忙着倒水，让座，欢快得象个孩子。从长相上看，久娃的英俊和他的人品成正比例，与伙伴们站在一起，象一群麻雀中的一只燕子。从体态上看，虽然稍嫌单薄一点，但浓眉大眼，白皮嫩肉，是他们胡家几代人中最出众的一个。

瘸胳膊大伯心满意足了。他把隔开两家的土坯墙打开，使自己的两间砖房和弟弟分的那三间砖房连在一起。这样一来，成了个很可观的大院落。他暗自思忖，给侄子留下这样一份家业，无疑会给他以后说媳妇娶亲创造了比他的父辈优越得多的条件。

不想，久娃的中学刚上了一年多，就因为“停课闹革命”回到家里，大伯急了眼：“光闹革命，还认字不？听你老成爷说，你再念两年毕了业，就抵得上老年间的秀才了。咱胡家就能出个秀才，你爹你娘在阴间也会乐出声来……”

“大伯，没办法。”久娃两道浓眉皱成一个疙瘩，“听说咱全中国都一个样。人家就叫‘杀回村里闹革命’。”

瘸胳膊大伯越发生气了，说：“咱村一没有洋鬼子，二

没有顽固军，革命，革谁的命？就是洋鬼子和顽固军人打过来，有我们大人哩，也用不着你们这些学生娃！”

久娃进一步解释说：“吉奎叔到俺们学校讲了话，他说，咱村支部书记山旺大伯就是革命对象，就应当打翻在地，踏上……”

“胡噁！”大伯气得脸色大变，截住他的话说：“你山旺大伯领着俺大枪班打游击那会，他范吉奎一家还在日本人手下当‘良民’哩。那一年，我这胳膊负伤，还是你山旺大伯把我背下来的。范吉奎那杂种没安好心。别听他胡说八道，上你的学。”

久娃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倾听着，思索着，频频点头。愁眉苦脸地说：“不沾了，学校是不让去了，散啦！”

“那你就在家里给我认字，地里的活，村里的事，都不用你管。”

久娃回村的第三年，因为好多人造反，夺权，有的人被关、被批斗，山上的梯田，山沟里的果园，都没人经管，接近荒芜。这一年秋后，久娃和大伯只分了60斤小麦和200斤玉米，现金不但一分没分，还得倒贴3块7毛。解放20年来，第一次碰上这样艰难的日子，粮食不到入冬就吃光了。瘸胳膊大伯不忍心侄子跟自己挨饿，只好想方设法四处奔波。

这样的艰难日月，对久娃好象没有半点威胁，即使一顿只吃一个山药面饼子，他也照样乐呵呵的，该说的说，该笑的笑，该唱的唱，该拉的拉。因为没钱买灯油，一到晚上，爷儿两个就偎坐在土坯炕上，在寂寞清冷中寻找温暖和欢乐。久娃看大伯拼死拼活干一天，晚上回到家里，还唉声叹气，愁肠百结，就想设法给大伯解闷，说：“大伯，我给

你拉一段胡琴吧。拣你爱听的。”

“好，好，凡是俺娃拉的，我都爱听。”大伯想的却是，只要侄儿高兴，干啥都行。

久娃顺手从墙上摘下他那自造的、样式奇特的胡琴。琴筒是大伯在解放石家庄时从前方拣来的三八野炮的弹壳，琴面是他在山沟里打死的一条大花草蛇的蛇皮。这支自造的胡琴，金色瓦亮，不但外表美观，声音也格外动听，嘹亮中带着点柔和的铜音。这是小久娃的心爱之物。

“大伯，我给你拉一段《夜深沉》吧？”

“好，好，夜深沉了，你拉一会咱就睡觉。”大伯不知道侄儿的《夜深沉》是怎么回事，说着就把身子靠在被褥上。

于是，久娃微微仰起头，透过窗孔，死盯着那黑褐色的、深奥莫测的大山，专心致志、郑重其事地拉了起来。他的手腕很和软，手指很灵巧。那悠扬的琴声，在寂静的山村的夜空飘荡着。这声音，把久娃带进幻想中的奇妙的梦境。他正拉得洋洋得意，大伯却发出匀称的鼾声。

久娃不光会拉会弹会吹，还特别爱唱。许多山村小调，传统小曲，他一听就会，背得烂熟。连整本大套的古装戏、现代戏，也能隔二断三地哼唱几句。不论是山间果林，还是石场道边，只要有他，那动人的歌声就会经常在四处飘荡：

“……二更二鼓月儿到正南，
当伪军守炮楼好不孤单。
妻子绝了情，
乡亲们翻了白眼，
越思越想越凄惨……”

这支曲儿是大伯教给他的。抗战时期，用这样的山乡小

调瓦解敌人，曾使不少伪军弃暗投明。现在听来，虽然旧了一点，但40岁以上的人还是听得懂的，而且，常常把他们带回到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萌发出一种新的、战斗的激情。

当然，他也常常兼收并蓄，良莠不分，一些陈词滥调，他也唱得津津有味：

“……三位大姐过河去，
中间那个是我妻。
头上的金簪是我打，
肚里的娃娃是我的……”

即使是这样的歌曲，只要他一唱，在梯田和果园里干活的大姑娘和小媳妇们，总要情不自禁地停住手里的营生，洗耳静听。听他唱完，又总是摇摇头，娇嗔地骂一句：“这个缺魂的死久娃，死不愁，肚子都饿扁了，还有心欢儿唱歌。”

是的，随着武斗的升级，久娃他们的日子更加艰难了，粮食断了顿，一天只吃一顿饭。大伯厚着脸皮四处求借，也无济于事。正在这个时候，传说磨盘山背后的畜牧场开始收购干白草，五分钱一斤。大伯暗自高兴，说：“老天饿不死瞎眼的雀。”

然而，谁敢上山去割？割下了谁敢去卖？叫新生的革命领导小组知道了，轻者给你定个“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没收了干草，拉到台上批；闹不好，给你戴上一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长期管制起来，可不是耍的。

然而，一向安分守己的瘸胳膊大伯，却决心铤而走险，要去割草卖钱换粮。理由很简单，他决不让久娃挨饿！

在一个黑沉沉的夜晚，大伯等久娃进入梦乡，就摸摸索

索地拿出镰刀、绳索，偷偷地向挂云峰走去。刚到顶峰下，就下开了雪糝，那冰凉的雪糝随着刺骨的山风，不停地向脖子里钻。他打了个冷战，抬头一望，一团团浓重的乌云，绕着挂云山的顶峰，如野马一般奔腾、翻滚。啊！大山，你有时如母亲一样温顺，有时又如冰山一样冷峻，令人望而生畏，不敢靠近，你深奥莫测，反复无常。大伯徘徊许久，还是咬紧牙关爬上山坡，一口气割了五六十斤干白草，想连夜赶到畜牧场，等场里天亮以后一上班就卖掉，好尽早给久娃买点吃的。

摸到磨盘山下，雪停了，爬上半坡，又刮起风来。风越刮越大，山顶上的怪石和山沟里的古树，助威似的发出吓人的呼啸。高高的磨盘山，和一团团乌云连在一起，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伯正一步一挪地寻找那条陡削的羊肠小道，一阵猛烈的山风刮来，大伯背上那一捆兜风的白草，一下把他带到深不见底的悬崖。瘸胳膊大伯被摔死了。

清晨，久娃迎着凛冽的山风赶到磨盘山下时，大伯的尸体已经僵硬，但他还死死地攥着捆草的绳头。久娃山崩地裂地呼吼了一声，猛扑在大伯的身上，口吐白沫，半天没缓过气来。

乡亲们含着眼泪把久娃扶回家里，帮他料理了大伯的丧事，见他不吃不喝，不言不语，蒙住被子整整睡了三天。

他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孤儿。

2

久娃终于醒来了。他跪在土炕上，透过窗孔，痴痴呆呆地

盯着那连绵起伏，怪石嶙峋的大山，第一次感到如此陌生，如此冷峻。想起爹和大伯，他的心战嗦了。禁不住默默地质问：“大山啊，有人说你是大地的乳房，我们是吃你的奶汁长大的。你既养育了我，为什么又夺去我的亲人？”

从此，久娃孤零零一人，守着五间砖石结构的房子，一座可观的大院落，开始了一种奇特的、毫无规律的生活。那时候，造反派把“不替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谁也不催他出工干活。有时从晚上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有时候，天不亮就独自跑到地里干活，总是干那些大伯生前爱干的活——扛起大石头垒梯田的埂堰，推上小平车往人造平原垫土。干起活来从不惜力气，一丝不苟。至于谁给他记工，记几分工，他连想都不想。

在吃饭上，更是饥的时候多，饱的时候少。粮食断了顿，一个硬饼子，一块咸萝卜，能坚持一天。如果晚上没了吃的，他从地里回来就蒙头睡觉。到三更半夜顶不住了，就爬起来泡一碗酱油汤，咬几口萝卜疙瘩，再顶到天亮。如果运气好，白天能在山上打一只山鸡，逮一只野兔，他却绝不肯独吞，总要把他的几个朋友叫来，共同享受口福。

更使人钦佩的是，他从不哭穷，即使三天掀不开锅，也绝不接受乡亲们的施舍。每当有人给他送去半升四合（念格）的山药面、玉米糝子，他会挺起胸膛，把肚子拍得嘭嘭响：“瞧我这肚子，这些东西我有的是。我光棍一条，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总比你们拉家带口的好过。啊！说真格的，你们要是西太后爱吃的没尖的粘大米，就送几升来，那玩艺我没。”你要是硬把东西留下，他就会跳墙头给你原物送回。

唉！久娃实在太思念他的大伯了，经常在梦里哭醒。

一天夜里，他居然离开他那空旷的院落，迎着弯弯的明月，朝磨盘山走去。他老觉得大伯还躺在磨盘山下的深谷里，他要把他叫醒，把他背回来。月光透过树丫，山路上留下了斑驳离奇的花纹。久娃那单薄的身影，随着那些花纹不停地摆动。远处，不时传来不知是什么动物的低嚎。久娃毫不恐惧，因为他一心要寻找他的大伯。

黎明前夕，他正象个夜游神似的在磨盘山下的崖岸前徘徊，有三个小伙子不声不响地找了来。

久娃有三个莫逆之交的朋友。一个是大队羊倌的三孙子耀庭，因为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外号叫“个半儿”；一个是护林员赵庆昌的孙子栓柱，因为脑门比别人大点，外号叫“门楼”；还有一个是石匠的孙子石娃，因为脖子长，外号叫“长脖儿”。乡亲们好象把他们的真实姓名都忘了，总是喊他们的外号，三个人答应得很畅快，谁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这三个人虽然因为生理上的特点都有了外号，但一个个都不难看，都很潇洒，很利索。他们和久娃脾气相投，亲如弟兄。而且，都爱好文娱，四个人到一起，就能演成一出戏。久娃那宽敞的院落和五间砖房，就成了他们的乐园，一闲下来就凑在久娃家，说呀，笑呀，唱呀，跳呀，尽情地欢乐。这三个伙伴不但给他带来了精神力量，在他揭不开锅的时候，还常常把饼子、山药甚至成粮给他送来。

当下，这三个朋友在磨盘山下找到久娃，虽然嘘了一口气，但他们心里好象压上了一块石头，十分沉重。三个人用无限同情的目光盯了他一会。个半儿才说：“久娃，你这是怎么啦？大冷的天，深更半夜，自个儿跑到这大山沟里来……”

久娃清醒了，急忙把头扭向一边，悄悄地擦着眼泪。门楼和长脖儿急忙凑上去，一人扶住他一根胳膊，声音哽咽地说：“久娃，天都快亮了，咱们快回去吧。”

久娃有点不好意思了，转过身，微笑一下，说：“我也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来了。”

东方高山尖端露出了鱼肚白，四个人迎着正在飘落的薄纱般的晨雾，朝村里走去。一路上，谁也不说话，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回到久娃的住屋，天已经大亮，一抹浅红色的阳光，悄悄地爬上窗棂，给清冷的小屋送来了一丝温暖。久娃歉疚地扫了大家一眼，说：“去吧，你们该干啥干啥，我没事。”

“你呢？”长脖儿问了一句。

“我在家歇一天。”

“那，我们也陪你歇着。”

沉默了一会，爱动心思的门楼才拐弯抹角的把他们三个事先想好的主意一步步亮出来：

“久娃，没了大伯，俺们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你也不能这样糟踏自己的身子啊。”

久娃的眼眶又红了：“大伯他……真是太苦了，我说什么也忘不了他……”

门楼说：“俺们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老这么着，你的身体就熬坏了。久娃，你不是有个在省中医研究院的老舅吗？”

“是啊。”久娃脸上掠过一丝几天来难得的亮光，“老舅是我娘的亲舅，他觉得我自小死了娘，格外关心我，断不了给我捎信，总希望我到 he 那里住些日子。”

为了促成他们密谋好的计划，石娃长叹一声，以无限

羡慕的语气说：“咱有那么个老舅就好了。久娃，我要是你，早到老舅那里去了。”

门楼认为是时候了，便不失时机的说：“久娃，你听我们的，先到省城老舅那里住些日子，散散心，玩几天。多会住烦了再回来。”

聪明的久娃一下子明白了伙伴们的心意，感动得眼眶红了，强作欢颜，坦然一笑，说：“你们的心思我知道了，我哪里也不去，我离不开你们，离不开乡亲们，更离不开这大山。”

伙伴们见久娃脸上有了笑模样，吊着的心一下放了下来，说：“那好，俺们和你就伴。”

一天晚上，久娃和他的伙伴们正又拉又唱地练习豫剧《朝阳沟》，村东头的胡世录一掀门帘进来了，嘿嘿地笑着说：“啊！多好听，你们几个还真乐和。”

胡世录的突然出现，使久娃和他的伙伴们都吃惊不小，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这些年来，这位胡世录在造反夺权、批斗走资派和四类分子时，拧胳膊、搥脑袋、再踏上一只脚，比谁都卖力气。使久娃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他上台批斗山旺大伯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时，连爹为排除哑炮作为革命烈士对待，也算作山旺大伯的一条罪行，说爹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卖命，死如鸿毛。从那以后，原规定的在久娃成人以前每月三元钱的补贴也给取消了。听说那些钱是政府民政部门发的，他们按月领来，全都自己花了。久娃和大伯都是宁折不弯的耿直人，当然不会为那三元钱低三下四的向他们开口。

胡世录自认为造反有功，在他们一伙搞权力分配时，只捞了个分管大队副业的革委会委员。他本人虽然常常为自己